

德泰藝術

【视界】

2012年12月 第4期

主 编 张晓军



他本有為

【視界】

THE WORLD OF THE

THE WORLD OF THE



德泰艺术

[视界]

第4期

邵建武 专栏主笔
许向群 专栏主笔
雒三桂 专栏主笔
杨 洲 专栏主笔
王子怡 专栏主笔
宛少军 专栏主笔
赵 昆 专栏主笔
郑 睿 专栏主笔

李松专栏

常 江 编辑部主任
贾秀娟 编 辑

张晓军 主 编

杨悦浦 顾 问

邹德文 出品人

编辑部地址:

北京市天通西苑一区2号楼4单元

邮 编: 102218

电 话: (010) 84822796

邮 箱: detaishijie@163.com

网 址: www.detaiart.cn

出版单位:

中国德泰文化艺术出版社

国际书号:

ISBN 978-988-18244-6-2

本期出版日期:

2012年12月30日

定 价: 40 元

目 录

【主编视点】

尊重普通人的创造 张晓军 ————— 001

新年寄语 邹德文 ————— 003

【名家聚焦】

· 晨 朋 ·

一位外国美术的拾荒者 晨 朋 ————— 007

· 金鸿钧 ·

形真 境阔 意新

——金鸿钧画集序 薛永年 ————— 021

鸟语花香画中人

——工笔花鸟画家金鸿钧专访

张晓军 贾秀娟 ————— 024

· 常锐伦 ·

为了中小学生美术素质的提高

常锐伦 ————— 033

· 田克盛 ·

适意人生 有画相伴

——油画家田克盛专访 常 江 ————— 039

· 莫建成 ·

操持谨质 表里不二

——记工笔花鸟画家莫建成先生其人其画

张 鉴 ————— 047

【视界·倾听】

墨海见奇峰 厚土焕珠光

——王了望研究 莫建成 ————— 051

【名家关注】

· 袁 武 ·

边走边画 许向群 ————— 057

· 马新林 ·

马新林书画浅说 雒三桂 ————— 069

· 宋 鸣 ·

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 宋 鸣 ————— 075

本刊德泰艺术题字刘勃舒

周恩聪卢沉的矿区之行

诸葛尔 130

【艺术新锐】

隔纱幻影——徐华翎的视觉结构

杭春晓 133

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

——张永华书画印小识

赵文成 137

【李松专栏】·画坛往事

卧底丐帮——记曹大澂事

李 松 140

【德泰·学术时讯】

兴象达情——北京德泰书画院当代书画名家邀请展

在烟台举办 141

【近现代画家扫描】

油画中国风

——董希文艺术思想与创作实践体系

的再认识（下） 宛少军 142

【巡访·现场点击】

邂逅苏立文先生

张晓军 150

【视界·迷忆】

说说1981年青年油画创作座谈会

·协会工作琐缀录之三·

杨悦浦 152

【顾问随笔】

谁是我？

杨悦浦 160

封面：抗联（局部） 中国画 袁 武

封二：金鸿钧 锦绣前程 工笔画

封三：徐华翎 之间8 工笔画

封底：南屹琛·早春 油画 王克举

·吉通海·

写生，留取历史见证

——画家吉通海访谈 贾秀娟 081

·王克举·

自觉意识与感性生命

——王克举的油画艺术 范迪安 087

一时想到 王克举 089

·姚思敏·

创作二题 姚思敏 093

【天下鉴藏】

庙堂之高 江湖之远

——关于李可染的市场意义 剑 武 098

【建筑空间】

建筑和小说 杨 洲 102

【艺术大视野】

无之以为用

——从文人到设计师 王子怡 106

应该引起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壁画境遇的思考 于美成 110

【当代名家】

·李志国· 神舟大地七彩梦

——李志国的现代工笔重彩与彩墨

袁宝林 115

·孙 黎· 平和纯正，情真意切

——孙黎油画创作中的农民群像

社会属性研究 武增宏 119

·王明贤· 此时彼镜

——王明贤艺术与收藏研究展 123

·赫尔苏赫· 恒河之沙——我的摄影

赫尔苏赫 127

【影像故事】

尊重普通人的创造

张晓军

在当今的美术圈，崇拜大师的风气还是比较严重的。无论是美术家还是美术批评家，甚或是普通的艺术鉴赏者，都或多或少有些大师情节，过分关注大师，寻找大师，呼唤大师，渴望成为大师。对于一般普通者的努力和创造不屑一顾，视而不见，甚至嗤之以鼻。有些美术家看展览看画册是有其严格限定的，不够“级别”的画家不看，甚至还教导自己的学生，不是大师的作品不要看，“以免坏了眼睛”。有些美术批评家不是大师的作品不去研究，一辈子就对大师的作品感兴趣，要让他自己挖掘几个艺术新人实在不很容易。有些很是资深的编辑，也是唯大师马首是瞻而不愿言他，上块美术新版或创一新的刊物，永远是齐白石徐悲鸿在先，张大千吴冠中随其后，接着便是学院中的新“大师”了。如此还要循环几遍。普通人的创造要且排着呢！还有某些报刊记者，艺术素养很是薄弱，不分大师真假，全靠舆论传说，跟风冒牌大师，文字连篇累牍，倒是敬业得很，保险得很。凡此总总，从学理上讲，有失偏颇，从道义上讲，有些不够厚道。

其实，谁都知道，所谓大师，只是凤毛麟角，多数的创作者还是平凡之人，普通之人，况且艺术大师也是由普通人成长起来的。他们也有孩提时代，也有艺术的起步阶段，也有艺术的青涩之时。与大师们相比，普通人的创造也没有通常想像的那样卑贱和一文不值。里边照样有些闪光的东西。他们不缺少美和价值，缺少的只是对其正视和发现，还有热心的关注、提携和肯定。最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也就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子弟，没有什么大职务，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作家。当年的陈子庄、黄秋园等画家，也都是画界的平凡之人，虽有非凡的创造，却长期埋在民间乡野之中。不是他们的东西不好，而是很少有人光顾。湖

北荆州的女画家李青萍，更是普通之人，甚至一直处在社会底层，历尽生活坎坷，但是她的艺术仍然存有无法阻挡的光彩。可以说，我们的艺评界已经愧对了这位艺术老人，其中主要原因，或许就是人家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背景来头，也就没有了应得的尊重。

其实，笔者的这点儿人文情怀和平民思想，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虽然自己本身来自社会底层，但同许多人一样，也曾经迷信所谓的大师，追逐所谓的大师，眼睛往上看。然而，由于自己的艺术经历，艺术经验的不断丰富和积累，以及老师的教导，使笔者具有了一些平民精神和平凡人的视角。我的老师靳增儒先生就曾经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小觑画友和学生的画作，那里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有时候平凡人也会有大创造。我的老师靳之林先生就一向重视普通人的艺术创造，在陕北地区工作期间，他热情开展民间艺术的考察研究，发掘整理本原文化，确立民间艺术家的造型体系，用以充实自己的艺术涵养。还把陕北乡间的剪纸高手，请上中央美院的课堂以及法国巴黎的展场，使普通人的创造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也教会笔者如何进行艺术田野考察，并如何在普通人的创作实践中发现闪光的东西，预见艺术思潮的涌动。当然，这绝对不是个人的先知先觉，而纯粹是平民思想的力量，平民视角的力量。

笔者一向认为，艺术是没有那么神秘的。艺术的历史不是几个大师的艺术史，也不是几个艺术教父和几个艺术英雄创造的艺术史。它是历代以来千百万普通美术家集体探索的历史积淀，是历代普通美术家集体创造的结果。正因如此，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尊重普通人的艺术创造，应该给他们以更多的关心和关注。



邹德文

北京德泰书画院院长

新年寄语

北京德泰书画院院长 《德泰艺术·视界》出品人

邹德文

2013年新年即至，我谨代表北京德泰书画院和《德泰艺术·视界》杂志，代表杨长槐院长、杨长庚副院长，向各方面同仁、朋友，恭贺新年！

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事业发达！生活幸福！身体康健！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提出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我们在学习报告中，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深得民心。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手抓。在这深化改革的环境中，为我们具体从事文化事业的单位，提供了大发展大繁荣的难得机遇，我们一定要做出切实的努力。

从2005年开始筹划建立，到2006年开始试运作，逐渐使开展书画艺术的学术工作进入正轨，2009年获得国家民政部门的批准，正式成立了学术性社团——北京德泰书画院。在创建的八年中，得到了许多国家学术团体和部门的指导与支持，特别是得到了众多的著名艺术家的无私帮助，使北京德泰书画院具有了极大的学术活力。

2012年春天，北京德泰书画院迁入新址，我们在学术活动上也做了全新的调整：首先，建立了北京德泰书画院美术馆，扩大了展出面积，按照专业要求更新了展出设备，以适应画家的要求。其次，我们在继续编辑出版《德泰艺术》报之外，又创刊了新的大型专业杂志《德泰艺术·视界》。再次，组织了一批批画家赴境外考察、采风、观光，以利于画家们开阔艺术视野、写生作画，从而吸引了各画种的画家积极参与，这项学术性活动已经从探索阶段逐渐形成了相应的规模和机制。再就是，积极开展市场调研和运作，使德泰书画院自身生存机制得到提升。此外，扩大出版业务、建设网站等，都在探索和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十八大”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更是为德泰书画院增添了发展空间。现在，德泰书画院气象一新，时常高朋满座，迎来了新的开创期。

《德泰艺术·视界》在为杂志撰稿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参与下，于2012年春创刊。杂志全力配合国家文化战略安排，弘扬主旋律，彰明德泰书画院在学术上的主导走向，扩大德泰书画院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力。已经顺利出版了四期，在同仁中得到了积极评价，这种学术上的肯定，为我们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增强了信心。我想，在专家学者的继续支持帮助下，在编辑部的努力工作中，2013年的《德泰艺术·视界》一定会有全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在这里我要向各位专家学者，向顾问杨悦浦先生、主编张晓军先生致以敬意。

我也向一贯支持北京德泰书画院的艺术家的企业家、收藏家、各方面的领导、各界朋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恭贺新禧！

2013年元旦前夕

德泰艺术

[视界]

第4期

邵建武 专栏主笔
许向群 专栏主笔
雒三桂 专栏主笔
杨 洲 专栏主笔
王子怡 专栏主笔
宛少军 专栏主笔
赵 昆 专栏主笔
郑 睿 专栏主笔

李松专栏

常 江 编辑部主任
贾秀娟 编 辑

张晓军 主 编

杨悦浦 顾 问

邹德文 出品人

编辑部地址:

北京市天通西苑一区2号楼4单元

邮 编: 102218

电 话: (010) 84822796

邮 箱: detaishijie@163.com

网 址: www.detaiart.cn

出版单位:

中国德泰文化艺术出版社

国际书号:

ISBN 978-988-18244-6-2

本期出版日期:

2012年12月30日

定 价: 40 元

目 录

【主编视点】

尊重普通人的创造 张晓军 ————— 001

新年寄语 邹德文 ————— 003

【名家聚焦】

· 晨 朋 ·

一位外国美术的拾荒者 晨 朋 ————— 007

· 金鸿钧 ·

形真 境阔 意新

——金鸿钧画集序 薛永年 ————— 021

鸟语花香画中人

——工笔花鸟画家金鸿钧专访

张晓军 贾秀娟 ————— 024

· 常锐伦 ·

为了中小学生美术素质的提高

常锐伦 ————— 033

· 田克盛 ·

适意人生 有画相伴

——油画家田克盛专访 常 江 ————— 039

· 莫建成 ·

操持谨质 表里不二

——记工笔花鸟画家莫建成先生其人其画

张 鉴 ————— 047

【视界·倾听】

墨海见奇峰 厚土焕珠光

——王了望研究 莫建成 ————— 051

【名家关注】

· 袁 武 ·

边走边画 许向群 ————— 057

· 马新林 ·

马新林书画浅说 雒三桂 ————— 069

· 宋 鸣 ·

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 宋 鸣 ————— 075

· 吉通海 ·

写生，留取历史见证

——画家吉通海访谈 贾秀娟 ———— 081

· 王克举 ·

自觉意识与感性生命

——王克举的油画艺术 范迪安 ———— 087

一时想到 王克举 ———— 089

· 姚思敏 ·

创作二题 姚思敏 ———— 093

【天下鉴藏】

庙堂之高 江湖之远

——关于李可染的市场意义 剑 武 ———— 098

【建筑空间】

建筑和小说 杨 洲 ———— 102

【艺术大视野】

无之以以为用

——从文人到设计师 王子怡 ———— 106

应该引起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壁画境遇的思考 于美成 ———— 110

【当代名家】

· 李志国 · 神舟大地七彩梦

——李志国的现代工笔重彩与彩墨

袁宝林 ———— 115

· 孙 黎 · 平和纯正，情真意切

——孙黎油画创作中的农民群像

社会属性研究 武增宏 ———— 119

· 王明贤 · 此时彼镜

——王明贤艺术与收藏研究展 123

· 赫尔苏赫 · 恒河之沙——我的摄影

赫尔苏赫 ———— 127

【影像故事】

周思聪卢沉的矿区之行

诸葛尔 ———— 130

【艺术新锐】

隔纱幻影——徐华翎的视觉结构

杭春晓 ———— 133

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

——张永华书画印小识

赵文成 ———— 137

【李松专栏】· 画坛往事

卧底丐帮——记曹大澂事

李 松 ———— 140

【德泰·学术时讯】

兴象达情——北京德泰书画院当代书画名家邀请展

在烟台举办 ———— 141

【近现代画家扫描】

油画中国风

——董希文艺术思想与创作实践体系

的再认识（下） 宛少军 ———— 142

【巡访·现场点击】

邂逅苏立文先生

张晓军 ———— 150

【视界·述忆】

说说1981年青年油画创作座谈会

· 协会工作琐缀录之三 ·

杨悦浦 ———— 152

【顾问随笔】

谁是我？

杨悦浦 ———— 160

封 面： 抗 联（局部） 中国画 袁 武

封 二： 金鸿钧 锦绣前程 工笔画

封 三： 徐华翎 之间8 工笔画

封 底： 南屹垓·早春 油画 王克举



美术史家晨朋
【2012年9月】

一位外国美术的拾荒者

晨 朋

晨 朋 原名李玉兰，1933年生于河北易县。1953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54年进入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留学生预备班学习俄语，1955年赴苏留学，进入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及美术理论系学习，1960年学成归国，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从事外国美术研究工作和美术史教学工作。曾任美术研究所副所长多年，参与创建《美术史论》《中国美术报》。主编《20世纪外国美术》丛书，参与编写《俄罗斯绘画系列》大型画册。个人主要著述有：《苏联当代画家十人集》《苏联当代油画》《苏联现代雕塑》《南斯拉夫现代雕塑》《20世纪俄苏美术》《20世纪意大利美术》《20世纪西班牙美术》等，译著有《美国美术史》等。

战乱中度童年

童年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童年的回忆应该是纯真的，鲜活的，可童年留在我记忆中的却是战乱和灾难。1933年7月，我出生在河北易县狼牙山脚下一个名叫西山北的村庄。顾名思义，抬头南望，是一座山。那是一座产石板的山，所以村里的房顶，大都以石板覆盖。石板是这座山赐给村民最好的礼物。除此之外，山上既无果木生长，也无清泉流淌。这是一座贫瘠的山。抗日战争年代，这里

属于晋察冀边区。由于日本鬼子常来扫荡，村里的民兵在山顶上树起一棵“消息树”，随时向村民报告敌情。“消息树”一倒，老百姓就赶快逃进深山。

从村里向西、向北望，山上满是悬崖峭壁，山尖高低起伏，雄险奇伟，状似狼牙，狼牙山由此得名。狼牙山位于太行山东麓，以八路军五勇士抗击日寇跳崖牺牲闻名于世。1941年9月25日，我八岁的时候，侵华日军七万余人，从狼牙山的南坡向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八路军大举进攻。我们从东坡上山，躲进深山沟里。为掩护老百姓、机关干部和八路军部队的主力转移，七连六班的五名战士，把敌人引向狼牙山的主峰——棋盘坨，最终用尽子弹，身临绝壁。他们誓不当俘虏，在班长马宝玉和副班长葛振林的带领下，纵身跳下悬崖，演绎出声威大震的“狼牙山五勇士”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村民们才得知五勇士跳崖的消息，其中三人牺牲二人挂在悬崖的树杈上受了重伤。他们的壮举感动了所有的人，更加深了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的憎恨。此后，狼牙山五勇士的事迹，一直在边区流传。上世纪60年代，易县人民为勇士们树起了一座纪念塔，塔的正面，刻有聂荣臻元帅题写的九个大字：“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底座上，刻有勇士们的浮雕像。油画家詹建俊又用画笔描绘了勇士们跳崖前悲壮的一幕。

日本鬼子扫荡过后，我开始上小

学。我们村没有学校，每天要步行到三里地以外的东步乐村去上学。学校师资、教具不足，甚至没有桌椅，孩子们都坐在用石块架起的一排排木板上，一个挨一个，用膝盖当书桌。没有书也没有笔，我们就用一种磨尖的石笔，在自制的石板上学写字。放学路上，天气好时，大家有说有笑，年岁大一点的还会哼几句河北梆子；可遇到雨天、雪天，道路泥泞，就难免跌跌绊绊，滚一身泥巴也是常事。

后来，我又到五里地以外的林泉村去上学。这所学校有桌子板凳，师资力量也比较强，附近几个村庄的孩子大都集中到这里读书。

当时我们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歌唱二小放牛郎》，壮烈牺牲在日本刺刀下的英雄王二小，是我们边区儿童学习的榜样：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
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九月十六那天早上，
敌人向一条山沟扫荡，
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
掩护着几千老乡……

还有一支歌，名字记不清了，歌词是：

我们生长在狼牙山下，
我们战斗在易水河边，
父辈的光荣传统，
永远牢记在心上。

当时，我们以为这些歌就是我们老师编的，二小就是我们附近山村的放牛娃，所以唱起来带着深厚的感情，甚至含着泪水。长大以后才知道，《歌唱二小放牛郎》是由诗人方冰作词，作曲家李劫夫作曲。那时打从心里敬佩他们，感谢他们为贫穷山村的孩子们提供了如此动人的精神食粮。

我们小学的教室里，学生满堂，不分班次，似乎都是从最基础的认字开始。我记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学会了聂荣臻的“聂”字。这个字的繁体，笔画多，很难写，更主要的是，这个字，是我们敬仰的军区司令员的姓。聂司令员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边区人民爱戴的人物。

1946年夏天，我13岁时，北岳区察哈尔中学的教员，到我们的小学招生，80多人参加考试，最后录取了四名学生：王宾、郭起元、王克珍和我。察哈尔中学是从张家口撤出来的，属半军事性质，吃穿都由国家供给。它从张家口撤出之后，一直在易县、来源、完县一带山区打游击。学校的任务是为前线各兵种培养后备人才：通信兵、机要员、医护人员等。我们是第三批，此前，已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学生被录取，先期到达察哈尔中学了。

去察哈尔中学时走的多是山路，一直在狼牙山里盘旋。我们这些没有离开过家的小孩子，实在吃不消。第一次过唐河时，我胆战心惊。唐河源于大山，水流湍急，河上的木桥摇摇晃晃，一踩上去，两腿就打软，眼花缭乱，天旋地转。两位男同学帮忙，才把我和王克珍拉过桥去。辗转数日，翻山越岭，我们终于到达学校所在地——银炉台。

银炉台这个名字很好听，我们本以为那会是个不错的地方。实际上，它是一个极贫穷的村庄，坐落在半山腰里，耕地少得可怜，老乡只能以土

豆为主食。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炕头上，吃的就是蘸些盐巴的煮土豆。

我们由国家供应衣食，每天总能吃到小米饭。星期天还会改善伙食，偶尔能吃到大米或者白面，只是蔬菜很少。和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相比，我们过得是相当不错了。可是，前方内战正在进行，和平的生活是短暂的。到银炉台没多久，我的三位同乡王宾、郭起元、王克珍和其他一些同学，就先后被抽调到部队去了。经过短期培训，他们有的被分配到东北野战军医院工作，有的随军转战东北战场，有的分配去做机要工作。我因年龄太小，被留下。1948年张家口第二次解放后，我们一批同学被送进张家口中学读书。进城后，我第一次穿上了新式的列宁装。

我们边区来的学生学习基础都很差，到张家口中学后，经常受到城里学生的奚落、讽刺。他们背后给我们起绰号，叫我们“老边”。那时我们正年少，骨子里都有一股倔犟劲，个个努力学习，默默追赶，绝不甘落人后。

张家口是刚解放的城市，到处需要干部，我们中间年纪较大的，又陆续被抽调到张家口市或地区的机关工作，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剩下的“老边”越来越少，我们班只有王翠芬、阎槐玲、孙振坤、高兰地、郭柱和我。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1953年夏天，我们都顺利通过了高考。我被南开大学中文系录取，像做梦一般，迈进了大学的门坎。

进入南开大学后，因为我是老边区来的，校方立即让我负责中文、俄语和历史三个系的学生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兼做学生辅导员，我的负担很重。第一学年还没有结束，我又接到学校通知：准备参加留学考试。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吃惊，也让我喜出望外。留学这个词，对我来说既生疏又神秘，连做梦也没想过。留学考

试是严峻的考验，我很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多数同学相比，我的基础知识不如他们扎实，我必须认真复习，还不能耽误学生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拼搏、奋战，我通过了国家考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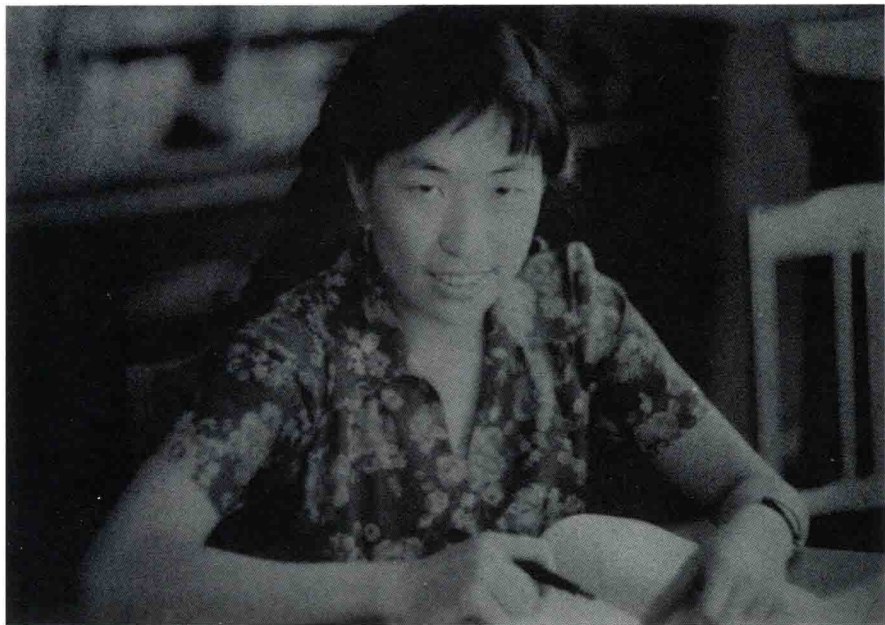
1954年秋天，我和同班同学裴远颖、谭平儿、张德林、万世荣、蔡祖森一起，进了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留学生预备班。经过一年的俄语培训和政治审查，1955年9月，我乘上北去的列车前往苏联。在列车上得知，我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学习。在南开大学我的专业是中文。美术史论对我来说，是完全生疏的专业，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不过，当时年轻，什么都不在乎，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从头学起就是了。

涅瓦河畔的求索 ——列宾美院留学记

1955年至1960年的五年留苏岁月，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人生旅途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令我终生难忘。

列宾美术学院坐落在列宁格勒城美丽的涅瓦河畔。我们到达时，学院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它创建于1757年，是培养美术家的摇篮。俄罗斯历史上的著名画家安东·洛森科、亚·伊万诺夫、卡尔·勃留洛夫、帕·契斯恰科夫、伊·列宾，都曾在这里任教，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美术家。19世纪60年代，这里曾是“巡回展览画派”的发祥地，对俄罗斯美术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里也是苏联时代美术的最高学府，设有油画系、版画系、雕塑系、建筑系、舞台美术系和美术史论系。20世纪50—60年代，除去建筑系外，其他各系都接纳了中国留学生和进修生。

此前，中国派往西方的留学生不少，可是，去往俄罗斯、苏联留学的人却不多。从1953年起至1960年，我国向列宾美术学院派遣各类留学人员



1956年6月，作者在列宾美院资料室



1958年，作者与同班同学在一起



在阿芙乐尔巡洋舰上，左起：罗工柳，程永江，晨朋，马云鸿，冀晓秋，王宝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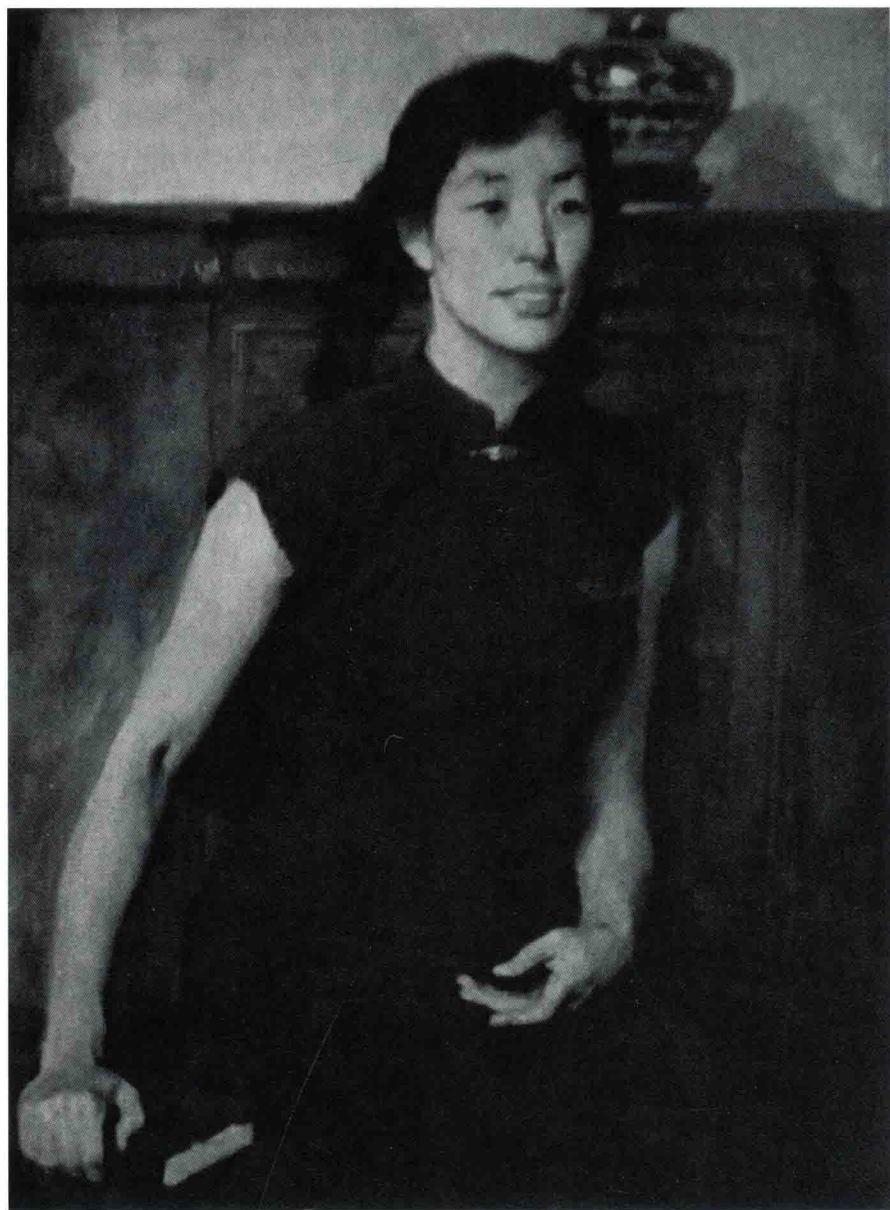
达31名，以学油画、版画、雕塑、舞台美术为主，其中多数人在国内已经有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留学只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只有我们学美术史论的少数几个人，原来在国内是本科大学生。

我们这批人，赶上了20世纪50年代的留苏大潮，是幸运儿。国家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为每个人量体裁衣，四季服装一应俱全。这样好的衣物，以前不要说穿，我连见也没有见过。高兴之余，对自己怎样才能学好专业，心情是沉甸甸的。

留学期间，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好，每月500卢布助学金，足够开销。可是，环境的改变、语言的障碍，使专业学习困难重重。我们的美术史论课，涉及到历史上的许多名家、名作，仅是人名、作品名就很难适应，希腊、罗马美术史上的神话故事，一个接一个，真是又难懂、又难记。中世纪美术史里，又是满篇的《圣经》故事，弄得脑子里迷雾一团。我们几个中国同学在一起，课前预习，课后再找苏联同学补笔记。对热切渴望知识的留学生，苏联同学总是热心帮忙。他们有时听课就坐在我们旁边，发现记错的地方立刻给予纠正。尼娜·法敏斯卡娅就是这样的热心人，她的字写得又清楚又美观。我们听课时和尼娜一起，坐在第一排，这样，老师放的幻灯片也看得清楚些。

老师对我们留学生的帮助也很具体认真。讲授古代希腊、罗马美术史的老师安娜·彼得罗夫娜·邱芭娃，常请中国同学到她家做客，实际上也是为启发我们对古代美术的兴趣。老师的一番苦心，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使我们感到珍贵。

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索菲娅·卡拉夫凯维奇不但帮我选题，还为我联系访问画家、参观画室。画家马克·克里昂斯基就是经老师推荐，



1960年8月，列宾美院院长维·奥列什尼科夫为晨朋画像

才得以访问并结识的一位天才画家。20世纪90年代，我与克里昂斯基还在纽约重逢。索菲娅老师还推荐我去旁听苏联美术家协会的会议，帮助我多方了解苏联青年美术家的创作情况，为我的论文顺利通过创造了有利条件。

维·米·奥列什尼科夫，列宾美术学院院长，任职长达25年之久，桃李满天下。他一生的创作都恪守现实主义美术原则。他的油画工作室接纳的中国留学生最多，先后有：李天祥、全山石、肖峰、李骏、徐明华。老院长对中国留学生十分关心。每逢节假日游行，或有大型活动，他总喜

欢和中国学生交谈，甚至能叫出一些人的名字。1960年，在我毕业前夕，老院长约我到他的画室，用了三、四段时间，为我画了一幅与真人等大的半身肖像。这幅肖像画题名：《中国女大学生》。现藏于伏尔加河畔下诺夫格罗德市国立高尔基美术馆。就是在中苏关系交恶的年代，老院长出版画册时，还把这张肖像收入其中。1987年，肖峰访问母校时，老院长道出原委：“在我的画册中，收入了我为李（这是当年苏联师生对我的称呼——笔者注）画的肖像，就是要表明我对中国留学生的情谊始终如一。”肖峰后来回忆说，老人说到此处，一

阵唏嘘，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他还对肖峰说：“我爱你们。你们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们这些晚辈对老院长的怀念、感谢之情，更是日久弥深。

列宾美术学院是我们度过青春年华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生活、学习了整整五年。列宾美术学院，是我们永远怀念的母校。

初入美术研究所

从苏联留学回国后，1960年9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工作。报到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所成立于1953年，名为中国绘画研究所，1954年又更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隶属于中央美术学院，黄宾虹任所长，王朝闻为副所长。研究所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绘画理论和中国绘画创作技法，组织国画家开展创作活动。该所成员多为全国各地国画名家兼职，如潘天寿、傅抱石等；专职的是少数，有冯超然、王逊等。所长潘天寿远在杭州，所内日常工作由王朝闻和王逊主持。搜集资料是一项重要任务。1957年，民族美术研究所又划归文化部直接领导，明确提出，以研究美术史、美术理论为主要任务。1958年，又更名为中国美术研究所。到此时，所内已有20余人在编，开始收集《建国十年美术发展资料》，整理图谱、年表，搞资料汇编。

我到这样一个单位能做什么呢？这里是研究外国美术的一片荒漠之地，既没有研究队伍，也没有图书资料。可是，回国时的誓言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国家分配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现在，我必须为研究外国美术创造条件，做些铺垫工作，也就是说要从头做起，从零开始。

当时，文化部给美术研究所购买资料拨款数目不少，据说每年是十万。全国各地的珍贵图书、画册、卷轴画源源进入美术研究所的资料库。60年代初期，这个所的资料收集

工作很出色，专业人员也出谋献策，有时还亲自参与收购工作。许多珍贵的国画珍品、价值连城的卷轴画，都是那时收集到的。

正当我在外国美术研究这块荒漠上踽踽独行时，1961年，美术研究所重又划归中央美术学院。美院美术史系主任金维诺先生找上门来，让我立刻到美术史系讲授俄罗斯、苏联美术史课，并给全院各系的学生上美术史大课。对我这个没有教学经验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挑战。但当时一腔热情，没有二话，再难，也得完成任务，就这样走上了讲堂。

当时既没有教材，幻灯片也不全，我只得一边讲课，一边补充材料。我虽然很认真、很卖力，但仍有一种糖炒栗子，现炒现卖之感。按照当时的要求，讲课内容主要以“巡回展览画派”即现实主义作品为主，很少涉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俄罗斯其他各流派的美术。

经过在美术学院两年的教学，我对俄罗斯、苏联美术史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比如：许多俄罗斯画家，如伊·列宾、瓦·谢罗夫、瓦·波列诺夫、伊·列维坦、康·科罗温等人，都从印象派那里学到描绘外光的技法，使得“巡回展览画派”美术家的调色板变得熠熠生辉，作品色彩丰富、鲜丽。可是，我们50年代为什么一直跟在苏联后面，对印象派大加批判呢？所以，后来我参与编写教材、介绍俄苏美术时，总会提醒自己，对待学术问题，要有自己的视角和见解，不能人云亦云。

“文革”中遭难

原以为，教学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就可以专门研究外国美术了，没想到，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接连展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前，文艺界首当其冲，就先动荡起来。最初，我们被下放到农村，名为

“四清工作队”，到京郊怀柔县的宋庄公社张各庄村搞“四清”。我们去时，村里已经有了一些北师大和北大的师生。“四清”开始没多久，我们还没弄清“四清”是怎么回事时，上边一声令下，我们又被调回北京。这次是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谁也无暇考虑业务，也不能考虑业务，运动就是一切。

转眼间到了灾难深重的1966年，全国千百万人陷入动乱，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破“四旧”、“打、砸、抢”；许多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单位的领导被打成“走资派”，一时间天昏地暗。

就在“文革”开始之际，1966年7月26日，“红太阳”的妻子江青出现在北京大学。在万人大会上，她歇斯底里地大发雷霆，声称1964年在北京郊区天竺“四清”期间，万里的妹妹和北大历史系教员郝斌“迫害”她的女儿李讷。我丈夫郝斌本是李讷的授课老师，“四清”期间与李讷在一个工作组里，任副组长，刘万云任组长，李讷是核心组成员。江青所谓的“迫害”，实际上只是工作组对“四清”中的一些问题看法不同。在当时，这莫须有的“罪名”竟被上纲上线，说成“反对李讷，就是反对毛主席”。于是，不知底细的群众跟着喊起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郝斌一下成了众矢之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失去人身自由，受到了各种非人道的虐待。甚至北大一些同情他的人，也被打成“牛鬼蛇神”，有的被罚去烧锅炉，有的被批斗。

这件发生在农村的事，本与我无关。可是，我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文革”期间竟借机捏造事实，落井下石，在美院率先给我贴大字报，说我在俄专集训时和回国之后说过：“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刘少

奇万岁？”顷刻之间，我也被打成了“反革命”。

当时，我万分惊讶：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无中生有？我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类问题。回国后，我和绝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只想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多做一点贡献，心地单纯得很。

“造反派”开批斗会，逼迫我交代时，我让他们把写大字报的人找来对证，可我那位老同学始终没有露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断地向我袭来。美术学院批斗“牛鬼蛇神”时，大喇叭里喊着我的名字，要我必须出席、旁听。我当时只知憎恨虚伪的捏造者，但没有意识到“文革”会是那样的疯狂，那样的残酷，那样的恐怖。

60年代中期，中苏交恶，美术方面的交流、美展活动，都告中断。苏联成了修正主义，不少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成了“修正主义苗子”。

“文革”前，我曾在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介绍苏联美术的文章，“文革”中，这也成了问题。“造反派”让我交代与黑市委有什么关系，是什么人支持我写的，谁来组的稿。我当初是投稿，并不认识市委任何人，连编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在苏联学习了五年，回来不久，在国内认识的人很少。我交代不出任何情况，只好听凭他们去调查。那年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时，我每天只能看大字报，或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因为随时可能有“造反派”光顾，叫我去问话。只有过一次例外。我从苏联带回来的一些画册，当时都被看成是腐朽的封、资、修作品，在社会上破“四旧”和打、砸、抢成风之时，这些都在“扫除”之列。我爱人刚被江青点名、成了“现行反革命”后，我们单位的“造反派”黄远林和他的同班同学蔡清枝看到，我的家随时可能被抄，我

的书籍和画册可能会被抄走、销毁。一天，黄远林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把你的画册和书籍拿到所里来。”我没说话，因为不知道他们的用意，当然也不敢说什么。第二天我就带了一大包画册往美术研究所送。我从自家住处东城西总布胡同51号出门往西，刚走到55号大院门口，就被一群戴红袖章的街道妇女截住。其中一个人问道：“拿的什么东西？往哪里转移？”

我只得如实地对他们说：“是单位通知上交的。”那人大声问：“单位？有什么证明？”

是啊，单位的领导都已经成了“走资派”，被打倒了。我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妥，赶快说是一个“战斗队”的黄远林通知的。他们向我要了电话，没有找到黄远林，但找到的是蔡清枝。在电话里问明了情况，又让蔡清枝马上亲自到场证明，才算解围，使我免去了一场灾难。那天还是蔡清枝帮我把那包画册扛到了办公室。起初，我对黄、蔡二人的举动并不明了，还以为是要没收呢。直到蔡清枝把画册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并没有集中到什么地方去，我这才明白，这是一种保护措施。我从心里感激他们，但在那个年月，只能保持缄默，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因为如果被别人知晓，很可能被视为转移“黑材料”和包庇“反革命”家属。虽然他们根红苗正，没有包袱，也是不会被轻饶的。

那时，美术学院各系都有被抄家的。美院操场上，一场烈火烧毁了 many 古代雕塑、各类教具和一些被抄来的什物。老教授们，包括我们的所长朱丹，都被勒令跪在火堆周围，烟熏火燎，使人呼吸困难，其状惨不忍睹。这种方式当时在艺术院校并非绝无仅有。

劳动“改造” ——下放1584部队

1969年秋天，美术研究所的全体人员随同中央美术学院各系的教师，下放到驻扎在河北省磁县的1584部队，进行劳动改造。一部分人住在前泉坊村，另一部分人（以美院附中的教师为主），住在后泉坊村。按照部队的编制，美术研究所的女同志编在二中队的一连，连里又分排和班。记得我们是二排四班。

全体人员出发去磁县时，我已怀孕，所以暂时没有随大家一同下放。我和法裔雕塑家王合内等人，被安置在美术学院传达室轮流值班。大女儿被托付到亲戚家照顾，爱人已经随北大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干校，一家人分在天南地北，日子非常难熬。

1970年7月，我生下小女儿涌波。那时法定产假56天，但孩子刚过满月，我就接到来自部队的信，催我到磁县报到。无可奈何，我只好立刻断奶，把孩子送往张家口，由她大姑抚养。起初，孩子吃不惯牛奶，而且因为牛奶供应不足，她过早地开始吃成人食品，吸收不好，瘦得皮包骨头。我看了照片，只能偷偷地流泪。我到部队后，就同大家一起干重体力活，下地收割庄稼、挑水、插秧种稻，每天要走几十里路。对刚生完小孩的人来说，那真是苦不堪言。

挑水对我们女同志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水井不算太深，但没有轱辘往上提水，要用扁担钩子把桶甩倒，把水舀到桶里，再往上提，非常费力。甩动不好，桶就掉到井底去了。这是最头痛的事，也是时常发生的事。挑水，还不只挑两桶，要挑满一大缸，一缸可以装四、五桶水。

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美术学院全体下放人员又神秘地搬迁到河北省获鹿县的前后东麓村。一路上，我们乘的是没有窗户的闷罐车，都是

席地而坐。到达驻地之后，大家还像在磁县一样劳动，只是获鹿县没有水田，我们改在旱地里干活。推独轮车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难事，很多人一推，车就倒地。只有我的同屋好友赵瑞英一学就会，我羡慕得很，但自己最终也没学会。

有一天劳动时，我出了满身水泡。卫生室的医生为我打针，打的是需要慢慢推入血管的葡萄糖酸钙。这在正常条件下是吊瓶子点滴。当时，只能打针。正在打的过程，医生一看表，发现开会时间到了。怕迟到，她快速把药输入了我的血管。刚回到住处没多一会儿，我全身抽成一团。幸亏同屋赵瑞英在，立刻跑出去求人。也巧，那天部队有人来我们连队办事，一辆吉普车停在路边。瑞英急忙上前，说服了司机，立刻把我送到了位于临村的部队卫生院，经过抢救，我才脱险。那年月，医生也必须服从部队的要求，不能遵循医学规律去行事。我虽然几乎因此丧命，并不责备那位医生，我能理解她的处境。

译著《美国美术史》艰难问世

“文革”后期的1974年，美术研究所与美术学院的全体下放人员从1584部队回到北京。在乡下种地、种水稻、插秧，长达四年之后，回到研究单位，脑子空空，一片茫然。我学了五年俄文，又荒废了七、八年，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办？“运动”并没有停止，业务也不敢碰，因为苏联美术是“修正主义”的。正在此时，我在书库中发现了苏联专家阿·契格达耶夫撰写的《美国美术史》。大致翻翻，发现此书除去对现代主义美术言辞过激，总体是很全面、很系统的，从美国独立战争一直写到20世纪50年代，跨度200多年，覆盖了油画、雕塑、版画、建筑各个领域。而我们国内，过去对美国美术的介绍还停留在介绍单一画家、单一画派的阶

段，没有一本系统全面的《美国美术史》。

我决定动手翻译《美国美术史》，除了以上原因，主要是想恢复已经遗忘得很多的俄文。那年月，白天到单位，是万万不能看俄文的，还是以搞“运动”为主，“批林批孔”等。只有下班后，夜深人静之时，我才能坐在床头，悄悄地看几页书，一点一点慢慢地翻译。一本只有十多万字的书，竟然断断续续地翻译了两、三年。

《美国美术史》翻译完毕后，书稿一直压在抽屉里。那时“文革”已经结束，华夏先生知道了这件事，就劝我把译文送交出版社，他认为这是一本有用的书，给推荐到上海一家有名的出版社。时隔很久，译文被退回来了，并附有一封信。信中写道：“中苏美三国关系微妙，书稿不宜出版。”那时，一切都要从国际政治的大局出发，学术著作的出版也不例外。涉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作者的书稿，内容又是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美术，让编辑部感到为难，我是理解的，书稿又回到了我的抽屉里，一躺又是好几年。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美国美术史》才有幸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所接受，并于1985年问世。这部译著出版至今，27年过去了，新版的相关专著在我国艺坛尚未出现，它仍然是我国学者研究美国美术史时有参考价值、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也算是美术界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小窗口。

期盼美术研究所薪火相传 ——参与美研所招收第二批研究生的工作

1975年，美术研究所归入新组建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迁址西城前海西街17号。美术研究所的领导工作，由江有生总负责，我和温廷宽作助手。后来，江有生调美术家协会任职，从



1987年3月7日在艺术研究院接待基辅美院校长瓦·鲍利森柯



1991年10月8日访乌兹别克美术家格·乌尔柯



1991年10月23日瓦·兹诺巴为晨朋塑像